

雕  
菰  
集  
四





集 茲 雕  
(四)

撰 循 焦

# 雕菰集卷十三

## 上王述菴侍郎書一

循頓首謹上述菴侍郎大人閣下。昔韓退之皇甫持正署名於牛奇章旅寓。而奇章緣是知名。古人好士之風可感百世。語循者每言閣下高誼過於昌黎。丁未戊申間。閣下弭節江西揚州之士。自江西歸者必數稱援引獎誘之善。不少衰。循賤士也。家世寒微。僻居下里。惟以先祖父之訓。不敢爲世俗學。成童而後涉獵經書。始究程朱。漸探服鄭。幸私淑於良友。乃尋求於舊說。然而賦資庸劣。朝誦夕忘。好爲深思。往往自塞。或以循蹈無益之艱途。失科舉之近效。誠爲知言。特相守有年。神與之習。不能舍也。前年閣下以按事至高郵句容道。經江都。晤汪員外對琴先生。言於京師見焦某所爲文。眷眷問循之學業。對琴先生還卽語循循不禁感泣涕零。莫能自己。當是時。閣下以君事在途。非草茅請見之日。且一隙可乘。卽思攀附。併諧躁競。執政所醜。況乎鵬鷁在雲。非鷗鷺之所從。楓江餘句。藐小孟嘗。分應自匿。故至今高誼。惟寤寐懷之。不敢晉謁。前月在安定書院中。見方君仕煌。言閣下告假歸里。遍求當世名士。又計及於循。循與仕煌相交素深。或仕煌阿於所好。於閣下前謬爲稱道耳。今天子以文治致太平。表三代之遺文。革元明之陋習。大江南北數千里中。所方駕康成。比肩叔重者。不下數十餘人。循第如小兒之學孩笑。村女之粧。內家何足一顧。然而閣下之情不能忘矣。夫六合之賦陳覽者以爲愚。春秋之名稱逐者以爲亂。素非針芥。

衡鑒妄希斥辱之羞。咎由自取。乃喬木下樑。而葛藟蔓於草。河海廣納。而行潦涸於塗。形已捐瘠。復遠芳澤。師資坐失。悔誤何如。是故三都之成。必就正於皇甫。蜀道之詠。亦求益於季真。庸下之材。雖遠遜左李。而陶鎔造就。閣下非今之龍門乎。謹以所刻羣經宮室圖一函。薰沐呈覽。琴書之下。幸賞斧政。不勝悚慄戰懼之至。

上王述菴侍郎書二

循頓首上。大人閣下。歲癸丑。曾以所刻羣經宮室圖一函。交方文學仕煌呈覽。前年晤崇明黃蒼雅太學。去年秋晤汪對琴比部。皆云大人言次。屢問及循。切思循以鄉俗鄙儒。絕無知識。數承關注。銘感無盡。夫甕蟬壁蟻。不度阿棟之高。往往以朴木下垂。遂緣而思附。循以恃愛之故。不禁妄有所求。明知其妄。而不能自己者。誠心服大人者甚深。蓄之蓋已久也。循居甘泉之北鄉。地僻無師學。惟先人之教。以爲生員所重在學術。不在科甲。於是命之究習經書。博覽典籍。循淺陋實無以承先人之訓。然而先人教子弟之法。似有可述者。方今盛朝曠典。命郡縣舉孝廉方正。以六品官用。謹以先人之言行。證諸宗族鄉里。似於此有無愧者。慟已沒世。不能邀朝廷之恩。乃據朝廷所重。以求大人先生一言。以銘墓石。則或非粉飾虛誣。以妄煩君子之筆也。大人之門。胡君量。張君焱。與循皆交好。嘗稱大人謙以接下。於闈微顯幽之事。尤無所拒。每有求者。必親自撰著。不假手於人。竊謂墓石之志。必求德行事功。卓然於世之人。又必工於文辭。足以行遠。所慮者。或以其人卑賤。令門人子弟輩操觚爲之。而不收於集。則亦終於湮沒耳。大人德行事。

功文章三者並立而不朽。又復謙厚和平。好揚人善。循不覺狂喜雀躍。假一隙之可以攀援。頓忘勢分之隔。敢以所生墓志爲請。伏乞念先人苦節一生。賞以著作。循惟犬馬不忘。以報盛德。本擬正月到浙。叩頭哀乞。適以他故。尙遲時日。中心汲汲。不禁構昧。先此上稟。謹錄先人事略一卷。恭呈台閱。不勝恐懼之至。

嘉慶丁巳正月初十日謹上

乞程易疇先生爲先人作墓志書

循頓首之江別後。旦暮神馳。邇聞先生杖履清佳。精神倍舊。奇脈之診良不虛也。循因母病。不敢出門者三年矣。今冬十月不幸。至於大故。哀慟之餘。莫知所出。惟思人子所以事親。親有善行可傳。而不能述。大罪也。欲述其親之善行。而徒求之高爵顯官。以炫燿庸庸者之耳目。不乞諸當世之鴻儒碩學。亦惑也。竊念今世齒德兼備如先生。學問精妙如先生。著書滿家如先生。而不孝循又獲與同時。又嘗爲先生不棄。實親言笑。有父母之行。而不求先生鉅筆爲文。以附大集。以傳不孝之罪。與惑又勝論哉。謹將先父先嫡母先母事略呈覽。乞賜一銘墓之文。以光泉壤。幸憐而許之。感且不朽。能賜親筆一書。雖或行草。用裝潢以傳之子孫。則更感惠不淺矣。不孝焦循蒲伏稽首。

上座師英尙書書

循再拜。老夫子門下。去年奉稟。厚蒙俯覽。今春賜答手書。展誦之下。曷勝感激。循自壬戌歸家。卽留心於易。越十二年。至乙亥成易學四十卷。循以聖學深微。未容遽測。稿雖數易。未敢語人。前年宮保阮公索循

稿本並勉促撰完。今年擬以此稿呈請教誨。五月間親自手寫至十月。左臂筋痛。牽掣右腕。不能速書。內中圖略一本。章句第七卷以下。係僱他人寫完。正在覓便。寄入京師。適同門汪煜有信寄來湖中。道老夫子有信。問循所著之書。且命寄一二種看看。循病伏鄉里。動息無狀。辱承關注至此。因記宋仁宗時天下太平。韓富范歐諸賢同輔於朝。時平陽孫復舉進士不中。受范公教。因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卷。傳於齊魯間。南城李觀應制科未第。歸而學禮。著禮論七篇。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請正於范公。富公說者。謂君明臣忠之世。草野儒生得以修明經學。循之才不及孫李兩君。而幸所生之世文治光昌。明良喜起。遠過於慶曆皇祐之時。疾病餘生。既不能効力於簿書奔走。苟得於經學中稍有所就。以彰聖朝之化。及於鄉僻者。如此是則循之志爾。謹以所作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共爲雕菰樓易學四十卷。叩頭再拜。呈於座下。伏乞誨正。指其疵謬。求賞大序一篇。冠之卷首。不勝悚惕依戀之至。嘉慶丙子十二月初一日。

奉檄上制府書

淮揚病水者三年矣。大人奉命總督兩江。卽檄部內人士。以治水便宜策上。兩郡之人紛紛以策上者。蓋數百十人矣。顧高堰之水下洩於高寶諸湖。其東以漕隄束之。設諸牘。牘啓則水又洩於下河。以東北入於海上。河人與下河人利害異。下河以北與下河以南之利害又異。故淮人之策必異於揚人。而寶應人之策必異於高郵人。高郵人之策又必異於江都甘泉人。同一寶應高郵江都甘泉人。而居湖以西者。其

策必異於居運河以西之人。同一高郵人而居北者必異於居南之人。何也。各地之利害既異。則各地人之策亦必異。往往至於相反勢使然也。循上河人也。居湖以西者十世。閱年四百有奇。固深知水之利害。然而所深知之利害。不能出乎所居之地之外。則宜於此未必宜於彼。故今日治河淮之水。必使數千里之形勢。括諸一心。數千年治水之成法。深悉而貫通之。不以一人之策爲去取。不以數百十人之策。之不同爲惑。不欣動於新奇。不徒襲乎陳言。胸有成竹而後用。效有必驗而後行。土人之策。恐未可偏據也。

與朱椒堂兵部書

循頓首白。十年不晤。僻處湖濱。無緣通候。昨壽昌歸。述與先生連屋而居。且道已補兵部實缺。曩者官齋夜語。由是可見。諸行事。循頻年汲汲。徒托空言。邇年專力學易。著有雕菰樓易學一書。嘗手寫兩通。一就正於阮宮保。一就正於英大冢宰。均蒙獎掖。以爲可存。幾思與吾仁兄商訂之。以卷帙多。未及更寫。姑言大略。易之道。大抵教人改過。卽以寡天下之過。改過全在變通。能變通。卽能行權。所謂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全於此一以貫之。則易所以名易也。論語孟子。已質言之。而卦畫之所之。其比例齊同。有似九數。其辭則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圓。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變動之跡。吉凶利害。視乎爻之所之。泥乎辭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義。以索算數也。惟其中引申發明。其辭之同。有顯而明者。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蠱與巽同。又其冥升。冥豫。啟復。啟艮。啟臨。同人于郊。需于郊。之類。多不勝指數。說黃詩。又多用六書之轉注假借。轉注如冥卽迷。顛卽窒。喜卽樂。假借如借繡爲需。文借疾爲疾。外傳借豚爲遯。韻

說。借祀爲已。虞翻推之。鶴卽雀。然之雀。祥卽牽羊之羊。祿卽卽鹿之鹿。祔卽納約之約。拔卽寡髮之髮。昧卽歸妹之妹。肺卽德積之積。沛卽朱紱之紱。彼此訓釋實爲兩漢經師之祖。其聲音相借亦與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數之齊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畫之行。非明六書之假借轉注。不足以知彖辭爻辭十翼之義。不明卦畫之行。不明彖辭爻辭十翼之義。不足以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足以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循離羣索居。獨學無耦。漫以大略請教先生。以爲何如。書之不盡。聊以當一夕談耳。嘉慶二十二年秋八月十九日。

寄朱休承學士書

循頓首。休承仁兄大人京師一別。十有五年。循丁卯春病絕七日乃甦。用是諸念悉屏。專心學易。跼伏湖濱。遂與世疎。然風雨之夕。孤坐無與。每思良友。心竊惘然。今四月間。李冠三兄有字來村中。道及仁兄信中。詢及鄙人。不勝感涕。乃思奉一書。未得其便。遲遲至今也。循邇年別無善狀。惟於易稍有所見。卷帙繁多。未能遠寄。已稍述大略。質之王君伯申。大抵聖人之教。質實平易。不過欲天下之人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已。其義理論語孟子闡發無餘。君子小人。猶陰陽寒暑。貴而在上。自王公以至令長。皆君子也。賤而在下。農工商賈皆小人也。在君子宜孚於小人。在小人宜進於君子。故寒往暑來。亦暑往寒來。日往月來。亦月往日來。小往大來。亦大往小來。大來固吉。小來亦非凶也。泰卦下天上地。尊卑倒置。而謂之泰者。以其能變通也。故曰。勿恤其孚。卦本有恤。勿恤者。以其有孚也。否上天下地。而謂之否者。以其不能變通也。

故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否卦原是君子以不能孚於小人一己獨正故不利也陰陽有尊卑而無善惡尊而光卑而順皆善也上慢下暴皆不善也惟寒變爲暑暑變爲寒乃爲時行乃爲天道乃爲大和是以爲泰若當寒而燠當暑而涼恆寒恆燠卽反時爲災斯謂之否解者以陽外陰內爲否陽內陰外爲泰是以秋冬爲否春夏爲泰矣明日變通配四時是寒暑皆時也其往來皆通也通卽泰也寒極承以春夏固是泰暑極承以秋冬亦是泰否極而泰由君子能通之泰極而否由君子不能通之以否極而泰比諸寒極而暑泰極而否比諸暑極而寒則儻失其倫矣自泰否之義不明而大小往來之義遂晦於是各持一君子道長之見而攻擊傾軋卽使得正而已不利於君不利於民所謂不利君子貞也是真否也易道但教人旁通彼此相與以情己所不欲則勿施於人己欲立達則立人達人此以情求彼亦以情與自然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大舜舍己從人善與人同斯乃同人于野利君子貞孔子謂之仁謂之恕大學以爲絜矩此實伏羲以來聖聖相傳之大經大法故曰不可貞曰貞凶爲但知是己不能孚人者戒也循所見易之大旨如此略述之以質之仁兄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於漢然訓故明乃能識義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卽定爲孔子之義理也

上郡守伊公書

循頓首公祖墨卿先生執事承委分辦圖經一事所分十門已彙萃成帙所採文章可備徵實者亦得十

五冊約二千餘篇惟所頒體例僅用纂錄不易一字而標以出處此誠取信於古恐有鑿空誣僞之病也然鄙意揆之有未盡然者近時朱竹垞日下舊聞黃玉圃南臺舊聞皆用此體而其書實皆述古不及今時事若郡縣志書盧牟今古則有不可徒以纂錄成書者夫汲於古者纂而編之其驗於今者無書名可述無卷數可言豈其詭設所由來乎若使半爲纂錄半出心裁則是醯醬合於酒漿狐貉蒙於絲絹前此雍正府志甘泉縣志體例雜糅頗堪哂笑職此之故不合一也行狀行述作於子孫所稱不曰先府君即曰先王父將仍其稱乎抑易其名乎仍其稱斷無此理易其名則已非行狀行述矣若已易其名而仍繫以行狀行述則名爲徵實已蹈虛誣顧案牘之文不刪謂明儒之修史隋代之稱朱汰譏唐士之疏經設如小吏書供前朝頌聖亦仍而列之乎不合二也且事有原諸典籍而其說非誠播自傳聞而偏爲至確此符生之錄不及趙逸之舌也山川道里十目共徵道德文章百聲均合轉以其不見於書而概從屏棄何輕目而重筆也不合三也前古之書或數行之中僅取一語割之則脈絡不完備之則字句冗費且有前後相間不容備載仍將裁彼偏辭成我專義夫班固改列傳一二字已名漢書馬遷述荆軻數百言不稱國策但明言所本不復瑣述書名旣憑我意爲改移又舉而歸之古昔不合四也史傳之文互爲詳略或此篇之意待彼而通今節取一端莫測首尾是必集腋成裘釀花爲蜜況長勺師馳別傳標劍熒澤敗績更記藏肝合則簇爲奇觀析則傷其零亂不合五也至於孟子述庚斯業殊盲左史遷論艾猶似襲於菟如謂載籍可憑書堪盡信徒以臚列爲藏拙之巧不且以草創失潤色之權不合六也且夫穎祭之謀

有同賣菜宜兼收而並採難主一而廢百勢必汙牛充棟紙不勝書作者旣徒見其煩閱者恐難終其卷不合七也割裂則本末不明堆垛則繁複無次果使纂錄之書可以千古則是衛湜之禮記集說高出康成李昉之太平御覽賢於杜佑矣不合八也纂錄之書最忌里一漏萬卷帙不得不多旣多矣始則抄寫難繼則刻難刻矣而印又難印矣而購者又難劉表之牛徒堪享土莊生之木止以全天不合九也典謨誓誥讀書者判以七觀雅頌幽南學詩者亦分四體史記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以各歸其例本諸是也至元史則增以國語明史且別出天圖莫不按事立格依文樹義今概用纂錄不分紀傳不列書表將上述天子之恩下等編氓之例已非臣子敬謹之所宜而一郡典型千秋著作僅以供詩人之取料矜博尙奢有肉無骨不合十也鄙見竊謂國史宜本漢書郡志當依史記何也漢武斷代則前不連古後不及今國史之例也史記上及軒轅下終漢武郡志之例也郡志爲土地之書宜先釋地爲嘉慶十二年之郡志則嘉慶十二年見在之城郭河渠都里疆域以及寺觀橋梁田賦戶口皆目驗而知實莫實於此矣是必按而記之書其實跡不厭於詳不嫌於瑣是爲所見異辭也由今日而上推之則六十歲人可識四十年事四十歲人可識二十年事水某年而湮塞城某年而築修職官之更代士科之甲乙稽之冊籍詢諸故老是爲所聞異辭也事遠年湮諮詢莫及旣不可見復不可聞無可奈何乃檢之故籍以求十一於千百說以異而成疑書或裨而難據所爲傳聞異辭也今轉以傳聞爲本聞見爲虛舍實事求是之路趨無可奈何之途鄙所不敢爲然也竊觀太史公自序歷歷道其本原而每傳贊有曰余觀春秋國語余讀牒記

太史公讀秦記余讀孟子書余讀商君開塞耕戰書余讀離騷天問哀郢余讀孔子書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可爲博覽羣書矣然惟尙書論語信而取之而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則不敢言百家言黃帝其軼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其不盡古籍而纂錄之可知且旣本國策世本等書而孟嘗君則必徵之於過薛信陵君則必徵之大梁之墟於禹疏九河則必徵之於長城亭障賤耳貴目雖古事猶然其管晏趙盾之事略所共傳別書新說穰苴孫武不論其兵法而論其行事則今日之載諸二十四史者已如日月經天設令史遷當此果備錄之耶他如項羽則聞之周生衛青則聞之蘇建荊軻則聞之公孫季功韓信則聞之淮陰人言是皆訪於時人而不必求之故紙者也至於田叔傳則曰余與仁善韓安國傳則曰余與壺遂定律術觀韓長孺之義李廣傳則曰余觀李將軍游俠傳則曰吾觀郭解酈生傳則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凡史公同時之人無不詳悉書之至今讀者孰謂其私於故人也且古書具在學者刺取之皆可成書而見聞可及略之不言日愈多而事愈湮矣不揣構昧妄獻芻蕘伏乞俯而察之並擬目錄於左

南巡紀天子之事必當尊之爲紀

恩澤紀

總圖

四境保甲圖。

水道圖。分上河下。

江洲圖。界數畫里。

廨宇圖。

氏族表。

選舉表。無功業文章而但有科第者。雖宰相狀元僅列一文名於此表中。不必別爲立傳。

職官表。

地里略。宜分保甲而統之以巡司。又統之以縣。如史書中地里志體例。而寺廟橋梁村鎮皆按里按方詳而書之。

河渠略。

鹽筴略。

漕運略。

政略。職官之姓名履歷既編爲表。其有美政可書者入此略中。

軍事略。歷代大事無過於軍統。

金石略。纂於此則事志不必穀。

藝文略。用新唐書之例。凡人之不必立傳者。但書其爵里於書名之下。則列傳中省無限。聞文莫

戶口略。

田賦略

列傳不必多子目

沿革考

古蹟考

覆姚秋農先生書

六月十二日奉到手書備悉一切所示揚州府志條例畫一之處謹承教誨所商諸條先生不以循爲鄙謬下采駕蕘蓋先生心有折衷而謙讓不肯自發知循素性野質欲代一暢發之也請據所知條述以備采摘要札云舊志譌謬應刪者於各卷低一格載案語仍存其名以備覆檢此條極是然細審之其辨有三如隱逸之應曜孝子之董永方技之趙達武功之陳憲名臣之徐宣此直於正傳中刪之顯辨其誤可也所辨一也若如忠義之王信舊志稱其忠元史明史言其叛人禽之判繫於一言若竟刪之而指以爲叛則失傳信傳疑之義是惟仍存舊志原文而注補異文於下所謂互異則雙行列載者於此類爲宜也節婦孝子中頗有此類似當以忠厚之心行明察之義所辨二也修志時耳目所屬不無濫竽才識所囿其行事往往爲必不可刪之人如孝子孔應試割肉三十二處又抉一目可稱奇孝不在蕭何嘵之下舊遂多徵幸遲之數十年但存三五行之空言存而列之徒覺無聊文獻無徵但形其穢續修者遂毅然刪去以康熙志較萬曆志已十刪其二三以雍正志較康熙志又十刪其三四職此故也循原其所刪者考

志刪去令人扼腕因而推之其空言無可考者未必皆濫竽徼幸大抵修志者苟率完事使孝子仁人之精氣不揚也刪之則不敢存之則煩冗循焚香拜誓反復以求其例則附書之體爲宜史於忠孝文苑每用此法誠仁人之用心既不煩冗亦不失體裁省泛語一二行即可存姓名三五輩守畫一之例而勢將概從尅削或任煩叢循不敢也並叩頭再拜求諸君子留意於此也所辨三也來札云各傳內詔令奏疏之類皆不錄以省煩冗擇其要者入藝文志古藝文紀書目但是說循有請焉志書以詩文爲藝文最是陋習一開此門而山魅木客皆可以七言惡詩夤緣收入此志之所以煩冗而不貴也竊謂文與詩必有關於事實者隨類取入如溝洫志載賈讓三策禮樂志載房中諸歌也其有關古蹟者必如文文山之賈家莊鮀魚塲諸作蹟見於詩詩即是證若偶然遊眺行吟無關情事雖杜少陵蘇東坡亦宜在禁例所以防煩冗也奏疏之文一生精血莫要於此如劉瑜之忠全見諸所上之書若分而爲藝文不異竭其精髓但存皮殼而其文孤懸於別卷亦全失精采是斷不可者也欲省煩冗轉增紛擾譬之魂魄合聚則爲生機分置皆成死物前年與阮大中丞言論及此中丞以爲然所以別有文粹一書以收詩文志中不設此類中丞答先生札中稱唐宋之文篇篇俱載者指文粹而言也劉瑜等正史之所有本無籍於志書之傳刪去其奏議不過秉筆者之無識尚不足爲重輕若有賴志以傳者則所關非小如孝子陳嘉謨救父不得上書僅得半篇爲之憤鬱者二日不得不深咎於前此修志者之不載也且必未能免俗取詩文爲藝文亦惟

取其有切於揚州者而登之。如劉瑜奏疏所論宦官宮妾於揚州七邑漠不相涉。入瑜傳則瑜之生氣勃然。入藝文殊爲無謂矣。史漢於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備載其文。所以然者。其人以文學傳。非空言市語所能表著。必取其生平所撰著。標其一二。以見梗概。古史臣用意之深也。若於相如班固傳中刪去諸文。雖極口贊其工文善賦。皆成市語。而其人之精神不出。循謂揚州文學。如曹李之於文選。二徐之於說文。此二書爲萬古之精華。而揚州洩之爲天下學者之性命。而廣陵兼之。則曹憲李善之傳。必從文選中討論之。徐鍇、徐鉉之傳。必從說文中討論之。如上文選注表。說文序。均當載入。宋史徐鉉傳近時文學之盛。在前如陳厚耀、喬萊、汪楫、顧圖河、王式丹、張符驥、王懋竑、吳世杰、夏之蓉等。在後則如李惇、汪中、劉台拱、賈稻孫、顧九苞、任大椿、鍾懷等。皆宜從其所著書及文集中探而詳之。循生諸君子後思有以光顯之。不憚越俎而謀。死者之所望。未死者之責也。幸毋將血脈所關。輕爲分奪。是皆不錄之說。循所泥首再拜爲吾郡諸英靈請也。來札云。史集中以最詳要者列爲正文。其他事蹟互異。或須補採。或須考證。雙行列各條之下。如三國志補注之例。分注之說是也。正文注文之列。亦未容溷三國志注。因事存錄。陳壽不載。故注以補之。撰三國志者一人。注補者又一人。雖有詳要。宜登正文者。不得與陳壽之原文相連屬勢也。今之府志。一人爲之。而一人注之。與裴氏注三國志之例原有不同。惟羅願新安志。程靈洗傳用陳書。而以南史之異文注於下。蘇瓌傳用唐書。而以宰相表之異文注於下。蓋其文既異。勢不得兩存於正文。不得已而用分注之體。或有所考辨亦然。若本無異同。則參取連屬。無容分注。惟其不明注所出。故不見針線。

之迹耳。竊謂正文與注文體有一定。如夫人之不可作婢。胥隸之不可爲官。孰主孰客不容以一例執之。循嘗因所定之例而求之。其變有七。果其人之事實見於史集者止有一文。如隱逸之韓績。孝子之沈正。直錄其文爲正文。注明出處。本無異文。亦無考證。無容注補。此常例也。例之一也。若事實見於數處。其一詳要可取。他皆不足以入正文。如釋老之王遠知。唐書才伎傳首尾雅正。直取爲正文。其龍城錄雲笈經荒渺之語。近如小說。止以八注不必連屬也。例之二也。若有數文而互爲詳要。亦無異同。如臧洪傳。一見三國志。一見後漢書。又見後漢紀。皆宜錄爲正文。譬如三院彙題六卿共議。惟各取其善者而參之。此勢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三也。若其人之事實史集並無正文。必博取而叢拾之。如術藝之衛朴。散見於夢溪筆談者已非一處。而其推步治曆之要。又零星見於王海元史等書。其事實皆宜作正文。不當注補。則集腋成裘。釀花爲蜜。亦例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四也。欒鳳附見胡大海傳。王鼎附見花雲傳。陳堯輔附見崔儒秀傳。以爲正文。則首尾不具。則必參之各書。以成傳體。如字里官秩傳之正文也。欒鳳字秉德。見萬姓統譜。考得此字。方知鳳池吟稿之架閣樂秉德。卽鳳而鳳之爲架閣。直中書省督運宣徽。乃皆證之於汪右丞之詩。詩不可登正文。故既刺取連屬之。且注之。例之不得不變者也。例之五也。其人並無正文。而拾各書以爲正文。其中亦分主客。如釋老之徐神翁。其見於鐵圍山叢談。清波雜志。輟耕錄。家世舊聞。春渚紀聞。各記一事。聚之則成一傳。原無分於主客。宜並采而連屬之。以爲正文。其鐵圍山叢談所紀。與家世舊聞事同而異。則分注之。此卽互異者注之之例也。金鼈之詩。見輟耕錄。而雲麓漫抄所載。但稱有